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九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二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春秋 三十一

汸 春秋集傳

十五卷

存

汸自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而孔子卒當

時弟子葢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説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而制作之原也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説以論春秋者左氏有見於史故常主史以釋經公羊穀梁有見於經故據經以生義後世舍三傳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

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末之見

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㫖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葢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

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嫁女為諸侯夫人納幣来逆女歸娣歸来媵致女卒葬来歸皆書為大夫妻書来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之録乎内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

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為諸侯則以内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師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録乎内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

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内女卒葬曰来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

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而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内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来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而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

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興中國無霸而吳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

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内外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猶夏故霸者之興以攘卻為功然則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吴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吴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

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别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畧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畧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

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

見録則為褒惡而見録則為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内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内也則謂之實録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過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

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茍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黄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

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游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為書以謂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為之補注欲學者必以考事為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眞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

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别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倪尚誼後序曰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稾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稾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

旨方完歳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
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攺洪武己酉
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墻頗久獲窺先生
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挍對編抄間有千慮一
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
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
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祕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
成書所幸初槀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

愚暗然執經有年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疎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説特施檃括而已初未敢以臆見傅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為一十五卷既脱稾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修飾焉

汪元錫後序曰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注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

惟集傳無聞弘治間篁墩先生嘗徧求不獲正德戊
辰予偶知是書藏於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
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
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
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宫休邑劉判簿時濟恐
其抄録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譌屬夏司訓鏜重加
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於世嗚呼春秋者聖
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

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憤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吾夫子修經之意也先生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濳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恨生也晚不得供灑埽之役判簿君以刻書之故

相諗遂不辭而為之序

春秋屬辭

十五卷

存

汸自序曰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

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葢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高弟如游夏尚不能賛一辭苟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

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畧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為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

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㫖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来說者雖衆而君子謂之虛辭夫文義雖僑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絶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為譏刺自譏刺而為褒貶自褒貶而為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為實録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

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為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

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裔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內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

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為凡發其隱微辨而釋之為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宋濂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遂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

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惟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

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别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祕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黄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

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説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注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别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

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

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萃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説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説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予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絶倫之識

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為不久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子常姓趙氏名汸歙休寧人隱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

學子尊之爲東山先生

卓爾康曰子常集傳屬辭文贍事核體大思精眞可謂集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製矣中間亦有穿鑿稍過瑣屑難名而日月諸義尤無是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十卷

存

汸自序曰黄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為主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而筆削微旨殊未能潛窺其罅隙後思禮記經解始悟春秋之學只是屬辭比事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正是暗合此法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乃以陳合杜舉經正史以章指附入左傳集解中屬辭比事以考之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得其六七後考

日月之法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為益甚多其他傳會處與凡例之謬為先儒所攻者并論之然前輩知左氏義例之背謬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知後傳論世變之可取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三傳後獨能發筆削之權此補注所以不能已也

春秋師說

三卷

存

汸序曰黄先生所著經説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㫖則一而已葢先生中歲嘗為易春秋二經作傳既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真若所得未完而亟為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續務為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説以示學者欲其

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塗轍既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勿勉乎汸自弱冠即往拜先生於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顓愚不敏往來館下數歲無千慮之一得焉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請益比至則先生捐館矣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為春

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為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汸誠愚不敏其敢自晝於斯慨思微言蓋將沒身而已歲至正戊子八月　又自述曰黄先生於春秋只令熟讀三傳於三傳内自有向上工夫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先生既捐館春秋微言頗有可思乃攗取諸書中說春秋處參以所聞

輯為春秋師説三卷

李騰鵬曰子常受業於黄楚望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左氏補注春秋師説以為學者用力之階

金居敬總序曰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説三卷皆居敬所校定始資中黄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説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

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

往九江見黄先生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説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為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為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黄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黄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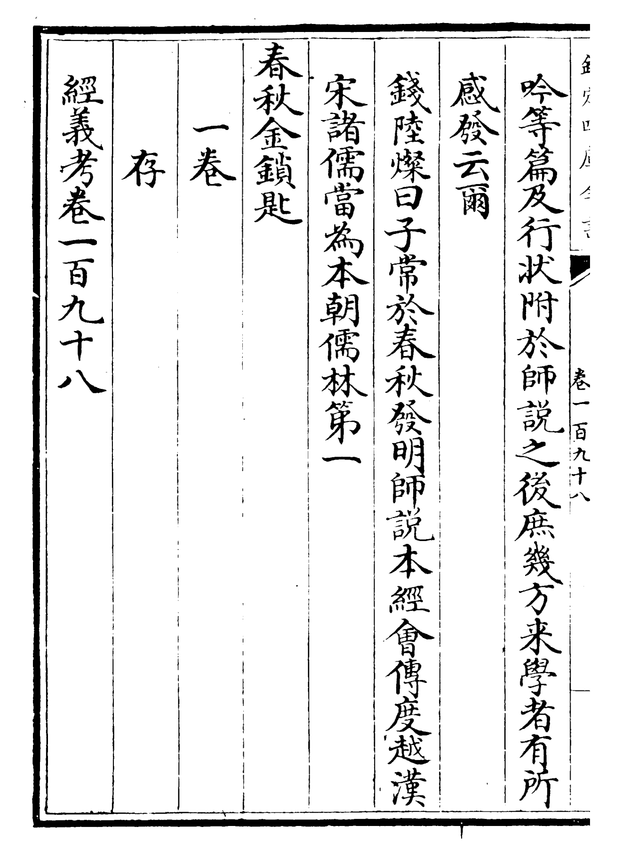
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索考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黄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黄公起居先生間曰為言黄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公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子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

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日録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擿其新意極論得失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絶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横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

傳補注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梏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黄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黄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實生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黄先

生力排衆説創為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蚤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姪倪尚誼實從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絶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説於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説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

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為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



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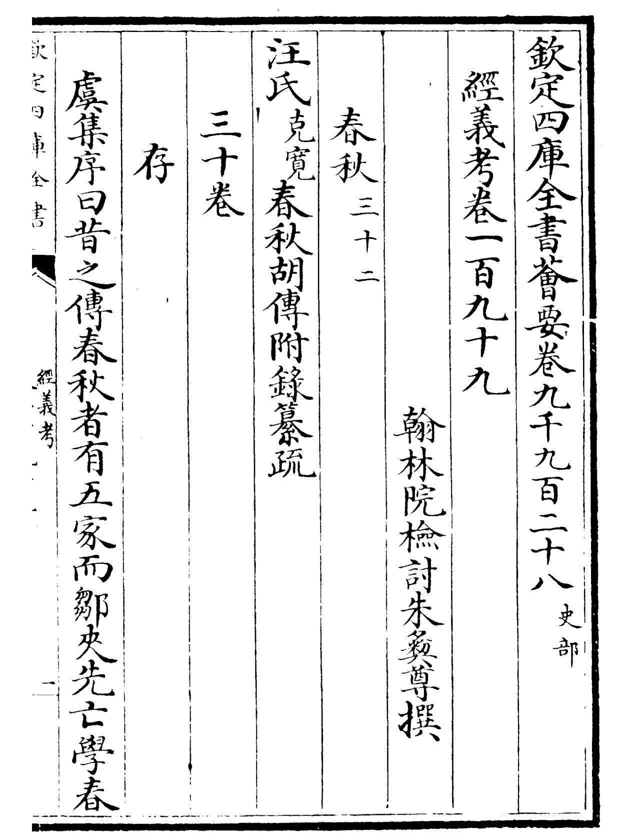
錢陸燦曰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當為本朝儒林第一

春秋金鎖匙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三十二

汪氏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三十卷

存

虞集序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

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馬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

儒之言以為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為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馬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内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馬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葢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

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凛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其見於其書者乎

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寛德輔以是經舉於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汪澤民序曰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春秋之義立矣然聖人之志有非賢者所能盡知是以三家之傳有時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聖人從而筆削則綱常之道或幾乎熄託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嘗措一辭孟子發明宗旨辭簡而要左氏考事雖精闇於大義公穀疎於考事義則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輿論蓋深有取間若有未底於盡善者豈猶俟於後之人與吾

宗德輔年妙而志强學優而識敏潛心經傳嘗名薦書於是徧取諸說之可以發明胡氏者䟽以成編觀其取舍之嚴根究之極亦精於治經者歟予嘗病世之學者勦塵腐矜新竒竊附於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輔學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欲羽翼乎經傳可尚也

克寬自序曰謹按春秋傳注無慮數十百家至於程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奥旨瞭然若睹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

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治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於浮梁之學宮朝夕玩繹若有得焉顧每自病謏見寡聞而於類例之始終證據之本末莫能融貫而旁通之乃元統甲戌教授郡齋講劘之暇因閱諸家傳注採摭精語疏於其下日積月羡會萃成編非敢以示同志蓋以私備遺忘云爾至元丁丑嘗求訂定於宗公叔志先

生以為足以羽翼乎經傳界之序引明年值鬱攸之變斷簡煨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往正是於邵庵虞先生頗加奬勵并題卷端克寬自揆淺陋奚敢管窺聖經賢傳之萬一然詳註諸國紀年諡號而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眞益以諸家之説而裨胡氏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庶幾初學者得之不待徧攷羣書而辭義燦然亦不為無助也

吳國英序曰國英曩從環谷先生受讀春秋於郡齋先生手編胡氏傳纂疏雖一以胡氏為主而凡三傳註疏之要語曁諸儒傳注之精義悉附著之且胡傳博極羣經子史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據之所自與音讀之所當先生詳究精考一一附注於是讀是經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傳之意而且泝流尋源亦可識聖人作經之大旨矣書甫成編國英宦遊四方越十五年始睹同志鈔謄善本而建安劉君叔簡將鋟

諸梓以廣其傳則不惟諸生獲春秋經學之階梯而凡學者開卷之餘不待旁通遠證事義咸在是則先生纂疏之述有功於遺經而有助於後學豈曰小補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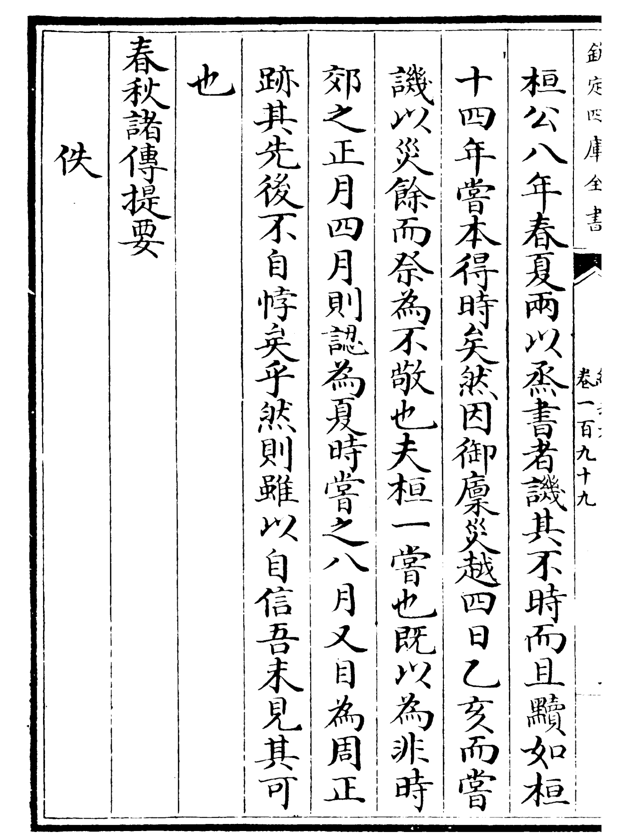
楊士奇曰春秋胡傳纂疏三十卷元新安汪克寛輯

蓋左氏公穀之外漢以下儒者説春秋甚多惟伊川程子為得聖人之旨惟胡文定公實傳程子之學朱子曰文定春秋明天理正人心體用該貫有剛大正

直之氣故近世治春秋者兼主左氏公穀文定四家三傳舊有注疏此書專主胡傳云

陳霆曰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分紀等書然其說春秋頗亦可議魯君卜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僖之卜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為大報天孟春為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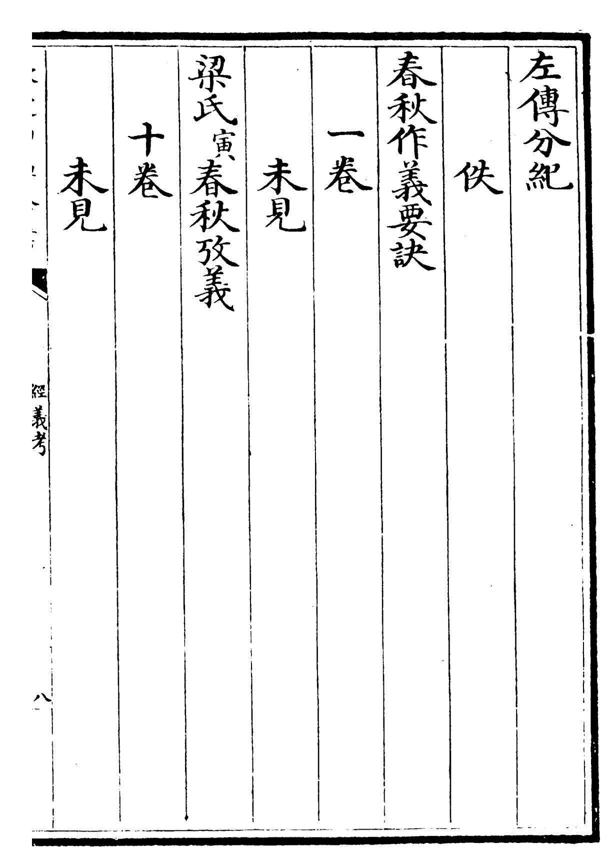
可証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為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四月乃為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為祈穀似也然魯獨有祈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為魯避大報之僭然為說窒碍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烝則謂春秋常祭不書書必有譏如



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甞本得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甞譏以災餘而祭為不敬也夫桓一甞也既以為非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為夏時甞之八月又目為周正跡其先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佚

春秋諸傳提要



左傳分紀

佚

春秋作義要訣

一卷

未見

梁氏寅春秋攷義

十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惟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義

戴氏良春秋三傳纂玄誌作春秋經傳攷

三十二卷

未見

趙友同作志曰先生諱良字叔能其先杜陵遷婺之浦江為月泉書院山長至正辛丑以薦擢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洪武壬戌以禮幣徵至京

師召見留會同館上欲用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待罪久之卒於寓舍有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於家

良自序曰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

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奥旨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邪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為多然而義例宗旨交出於筮祝卜夢之閒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强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即嘗有病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掇其要疏之經文

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然後隨文覩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復本文之舊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間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間以為是經之蠹哉

劉氏永之春秋本旨

佚

永之自述曰春秋時列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爲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

之迹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録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在是罪我者在是亦聖人之謙詞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大較説春秋者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

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寛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

則彰善而癉惡彙述而傳於後則以删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其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别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説而時敭其謬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

邵遠平曰清江劉永之仲修治春秋學洪武中以戍卒其與梁孟敬講春秋一書可謂持平之論

朱氏右春秋傳類編

佚

右自序曰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秦漢以下無加焉因采摭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春秋傳類編而為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人材降是人材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亦謂是也夫自周室既東聖賢道否孔孟之教不行於天下春秋

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謀是尚固不足以上窺天人之奥而布其致君澤民之心矣幸而天理不泯斯文未墜經生學士器識卓絶不無人焉求其能輔翼聖經垂刑世範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氏而深有望也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間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為何人詳其詞氣要非左氏之筆葢亦倣左氏而自為一家者世以為春秋外傳得無意乎公羊穀梁為經而作典禮詳實詞旨簡嚴有

非他能言之士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妙左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紋猶水之波瀾也蘖藹敷腴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穀之文源委有自派脈分明猶水之淵泉也根據得實柯條森挺猶木之支榦也要之繪者雖意匠所得不同然其心術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既未足以

翼春秋之經不過戰國間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因附於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之筌蹄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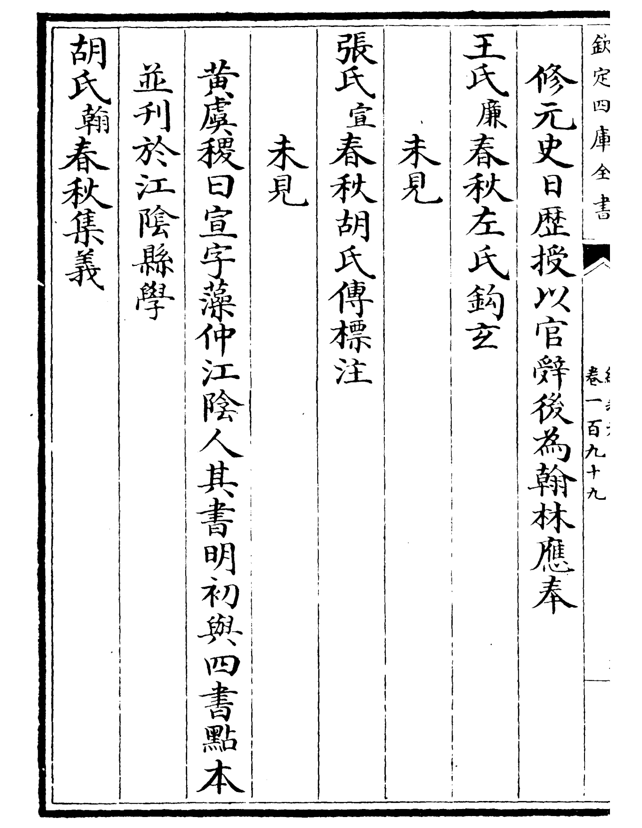
謝鐸曰春秋類編朱右著今亡

徐氏尊生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嚴州府志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洪武初召議禮與



修元史日歷授以官辭後爲翰林應奉

王氏廉春秋左氏鈎玄

未見

張氏宣春秋胡氏傳標注

未見

黄虞稷曰宣字藻仲江陰人其書明初與四書點本

並刊於江陰縣學

胡氏翰春秋集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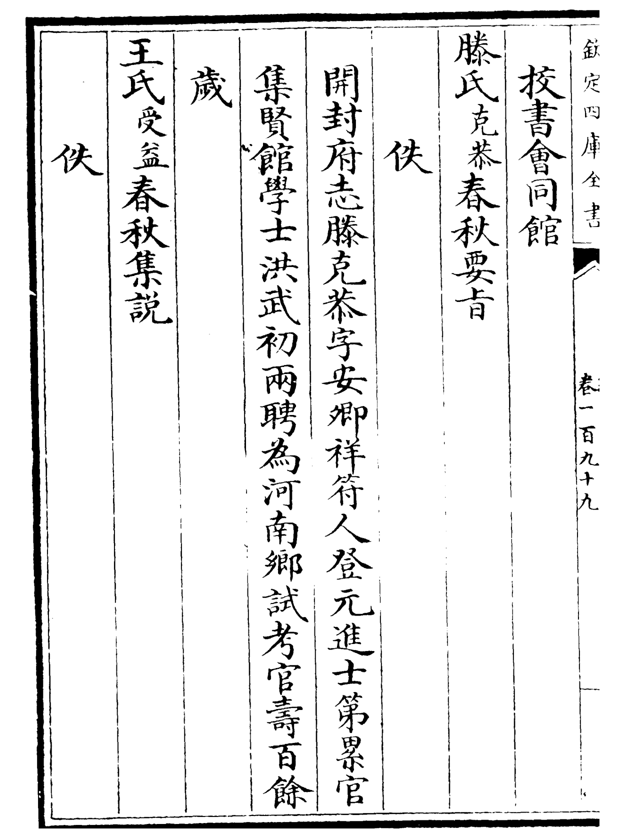
佚

陸元輔曰仲申及登許文懿公之門其文見稱於黄文獻柳文肅有勸之仕者輒辭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高皇聘授衢州教授尋纂修元史賜白金文綺以歸著有春秋集義

熊氏釗春秋啟鑰

佚

黄虞稷曰釗字伯昭進賢人領元鄉薦洪武中薦入



校書會同館

滕氏克恭春秋要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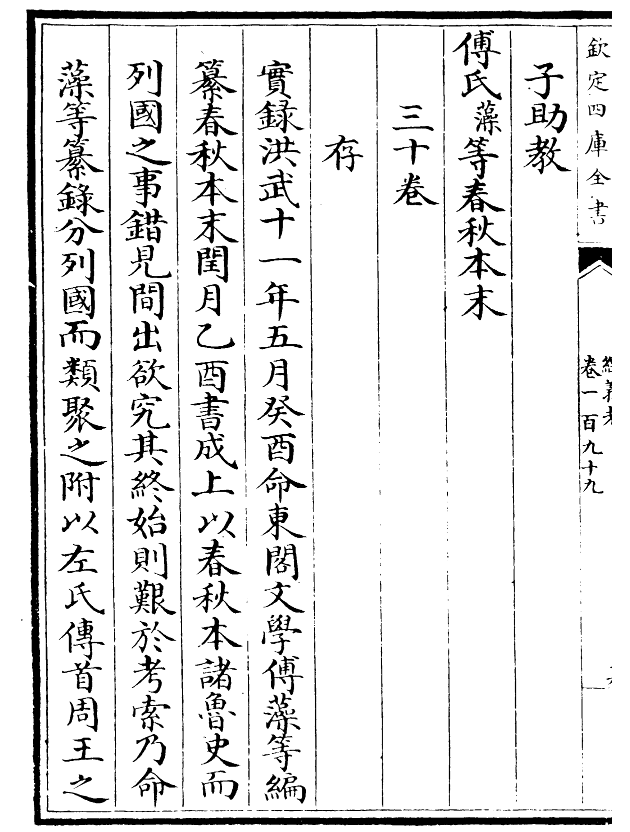
佚

開封府志滕克恭字安卿祥符人登元進士第累官集賢館學士洪武初兩聘為河南鄉試考官壽百餘歲

王氏受益春秋集說

佚

王鈍志墓曰先生諱受益字子謙紹興山陰人受春秋於楊先生澄原元至正壬寅中浙江鄉試省臣版授仁和縣學教諭病春秋傳註多而局於事例聖人作經之旨因以不明乃取汪克寛纂疏李廉會通程端學本義三書折衷其是非務在明經不為科舉道地名之曰春秋集說凡五十餘萬言復病其言之多而學者不能悉記欲定從簡未竟故不及行於世洪武八年舉本縣學教諭歷冀滁陜三州學正官止國



子助教

傅氏藻等春秋本末

三十卷

存

實録洪武十一年五月癸酉命東閣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閏月乙酉書成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

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事之終始秩然

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宋濂序曰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

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

而類入之分記胥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

世本附録等類頗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

尊天王也次魯内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

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秦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承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次序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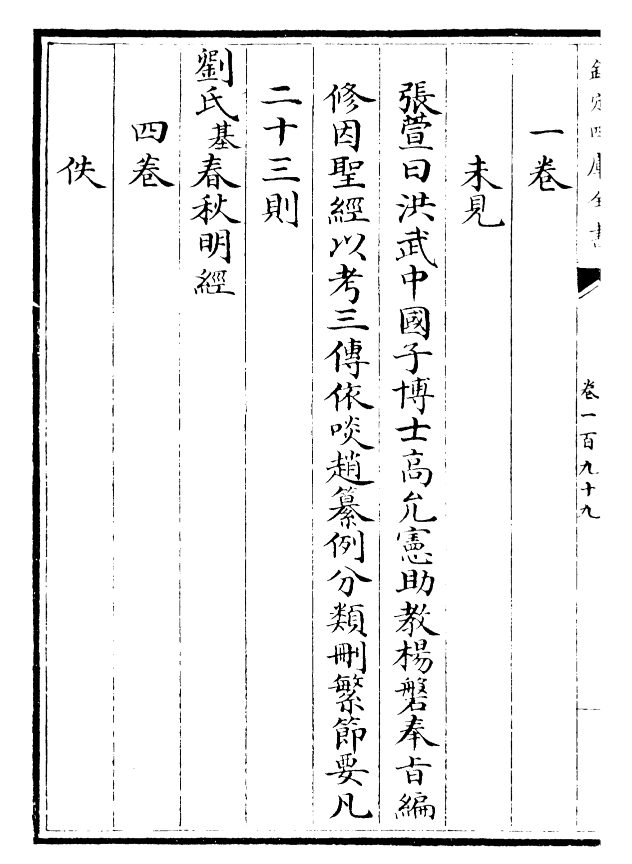
預為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為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皇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勑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為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乎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彛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

之教也然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敬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令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

意於篇首其按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辨臣宋璲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

楊士奇曰春秋仲尼因魯史之舊筆削之以著法戒春秋本末我太祖高皇帝命儒臣因仲尼之舊彚萃之以便覽觀義例甚精皆聖制也刻板在太學余家所藏二十冊得於廬陵晏彥文

高氏_{允憲}楊氏_磐春秋書法大旨



一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中國子博士高允憲助教楊磐奉旨編修因聖經以考三傳依啖趙纂例分類删繁節要凡二十三則

劉氏基春秋明經

四卷

佚

錢陸燦曰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癸酉明經登進士第累仕皆投劾去太祖定婺州規取處州舒穆嚕宜孫總制處州為其院經歷宜孫敗走歸青田山中孫炎奉上命鈎致之乃詣金陵後以佐命功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正德中追謚文成

張氏以寧春秋胡傳辨疑或作論斷

三卷

佚

錢陸燦曰以寧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氏傳辨疑最為辨博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之寓館書成逾月而卒

楊氏昇春秋正義

佚

楊士奇志墓曰杭有君子曰楊孟潛諱昇洪武丙子以春秋選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教諭星子縣陞邵武府學教授調徽州以子寧貴累贈至嘉議大夫

刑部右侍郎

李氏衡春秋集說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三冊

未見

江西通志李衡字元成崇仁人洪武初本學訓導

張萱曰洪武中臨川李衡著其說宗吳艸廬參以李

廉會通汪德輔纂疏凡五十餘家

包氏文舉春秋徵意發端

佚

括蒼彙紀文舉字仕登松陽人洪武中聘授國子助

教歷齊府長史

石氏光霽春秋書法鈎玄

四卷

存

光霽發凡云是編書法大抵分屬五禮蓋以春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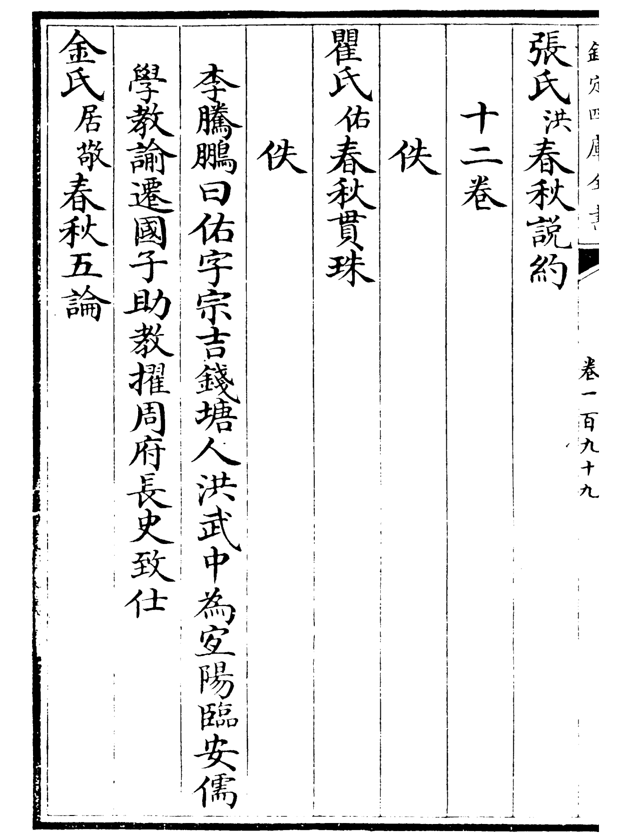
經往往因失禮而書以示褒貶出乎禮則入乎春秋

也五禮括未盡者别為雜書法以冠乎首餘則皆以吉凶軍賓嘉别其類庶幾屬辭比事是非易知也猶慮初學未悉五禮條目復載周禮經注使知其槩云亡名子序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寓褒貶於筆削則聖人也鳳不至圖不出聖人知其道終不行於當時以誅賞之大權託之魯史立萬世之常經其慮遠其志深而旨則微矣今去聖人遠矣自丘明而下傳者衆矣傳者衆則見有是非言有得失而筆削之旨益晦

矣此鈎玄之所以作也鈎玄者石氏仲濂之所輯也仲濂以啖氏趙氏之纂例詳於經而於傳意則或略以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於屬辭比事之意或未盡乃損益其所未備者類書而朱書以紀其數復表程朱之格言或間附以巳意以補其不足筆削之大旨可得矣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者或事同而書不同或書同而事不同或因事直書或婉詞以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出於聖筆也噫褒

貶豈聖人之私哉天下之公也欲萬世之下人皆知之則亂賊懼是春秋非魯史之舊文而皆寓乎聖人之筆削鉤玄又所以發筆削之遺旨使後之人易知者也仲濂之用功亦勤而志亦切矣予見其書成之不易故亟歎賞而述其纂輯之意於乎後世必有好之者矣

黄虞稷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弟子洪武十三年以薦為國子監學正陞春秋博士



張氏洪春秋說約

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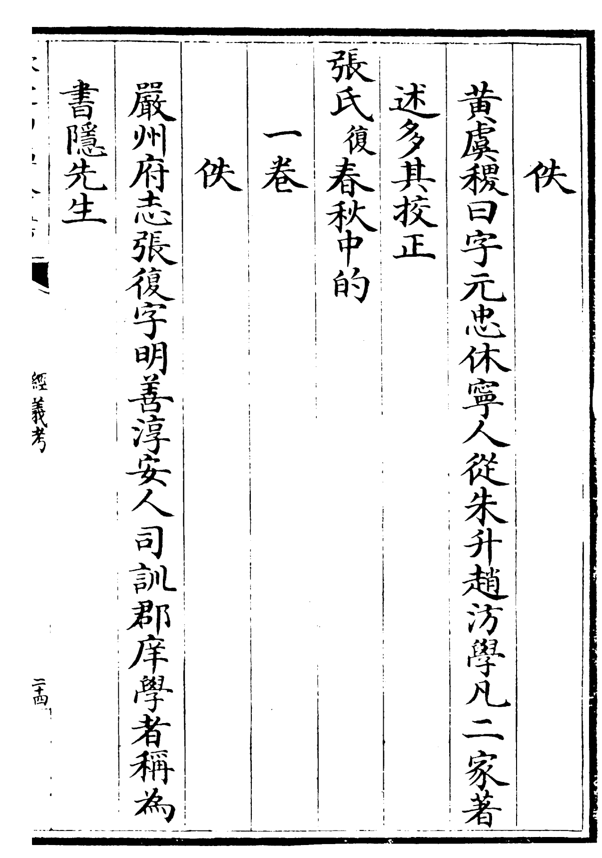
佚

瞿氏佑春秋貫珠

佚

李騰鵬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為宜陽臨安儒學教諭遷國子助教擢周府長史致仕

金氏居敬春秋五論



佚

黄虞稷曰字元忠休寧人從朱升趙汸學凡二家著述多其校正

張氏復春秋中的

一卷

佚

嚴州府志張復字明善淳安人司訓郡庠學者稱為書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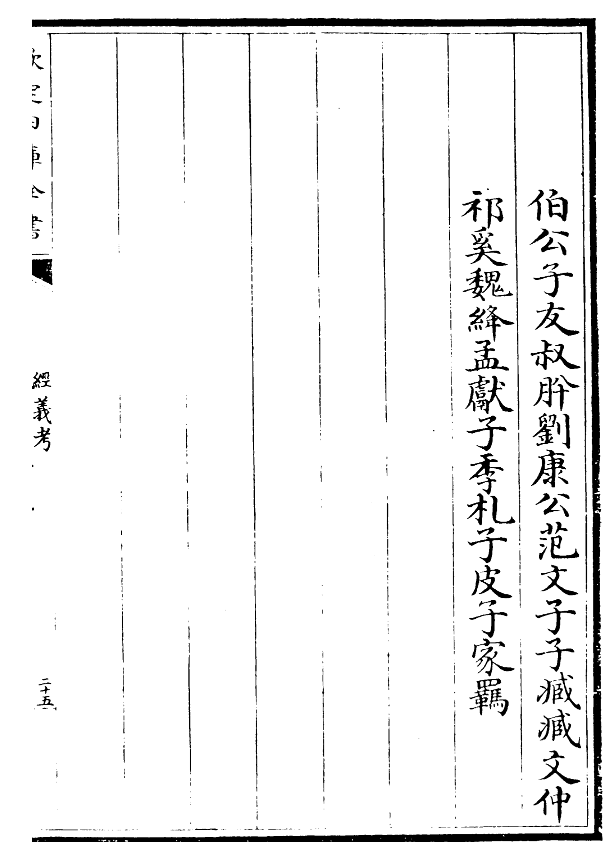
方氏孝孺春秋諸君子贊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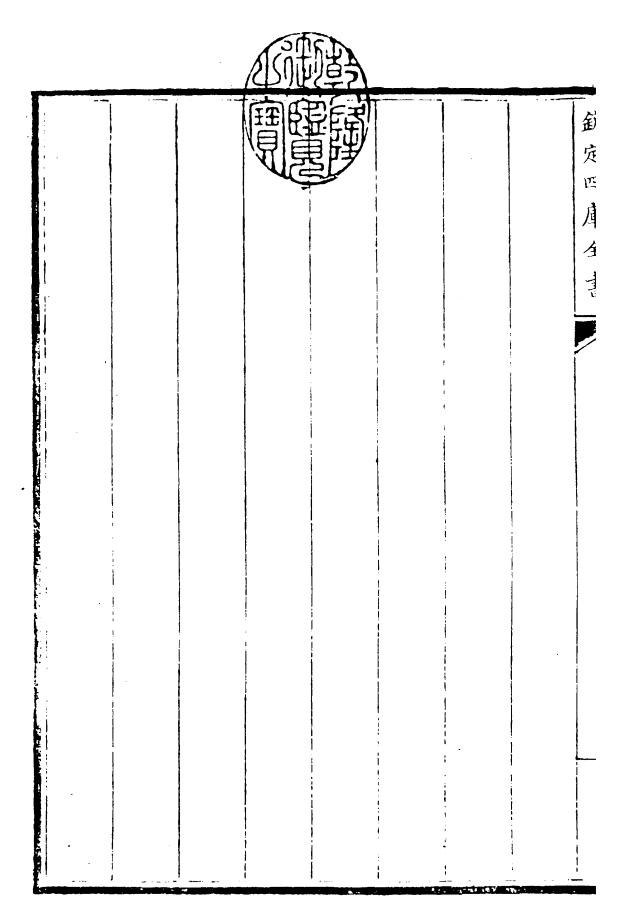
孝孺自序曰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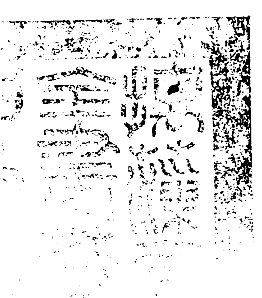
按正學先生所贊一十五人石碏季梁臧僖


伯公子友叔肸劉康公范文子子臧臧文仲
祁奚魏絳孟獻子季札子皮子家羈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謹案卷一百九十九第二十頁前二行舒穆嚕舊作石抹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 二百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二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三

廣等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存

吴任臣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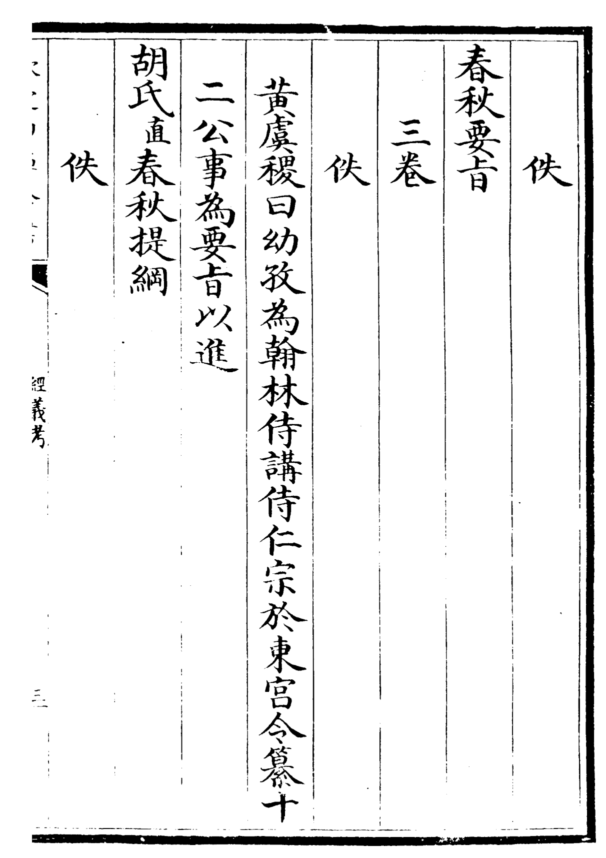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
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
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
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
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黄壽生陳用陳璲翰林院五
經博士廸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黄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

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
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
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承
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
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
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廸功佐郎北京
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
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

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顔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其實全襲纂疏成書雖奉勅纂修而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要天下後世詎可欺乎

金氏幼孜春秋直指

三十卷



佚

春秋要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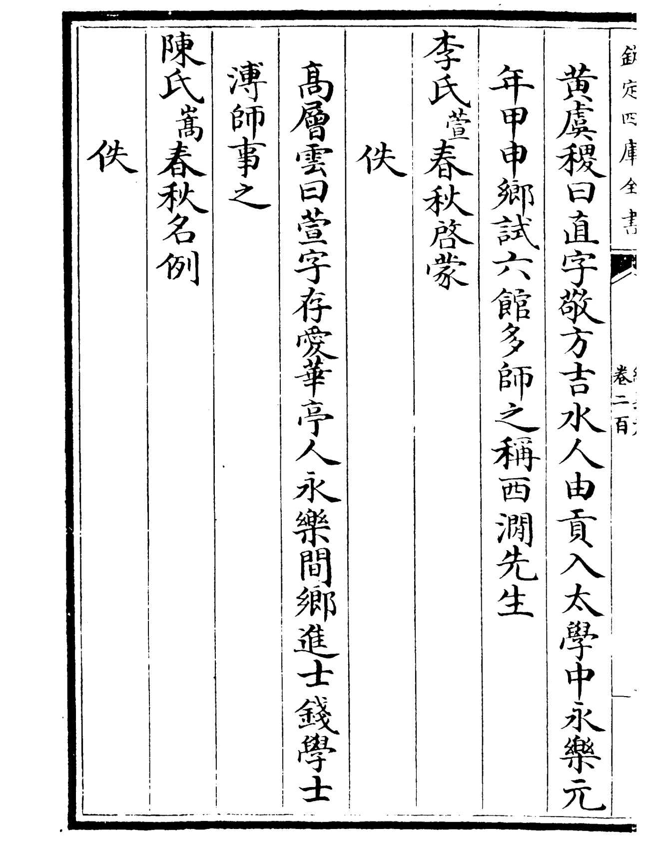
三卷

佚

黄虞稷曰㓜孜為翰林侍講侍仁宗於東宫令纂十二公事為要旨以進

胡氏直春秋提綱

佚



黃虞稷曰直字敬方吉水人由貢入太學中永樂元年甲申鄉試六館多師之稱西澗先生

李氏萱春秋啓蒙

佚

高層雲曰萱字存愛華亭人永樂間鄉進士錢學士溥師事之

陳氏嵩春秋名例

佚

黄虞稷曰嵩字伯高寜海人年十五縣辟為吏嵩上書縣令請為生員永樂中以國子監生纂修文淵閣

郭氏恕春秋宗傳

佚

廣平府志郭恕字安仁雞澤人永樂甲午舉人歴官山西布政使參議

馮氏厚春秋巴論

佚

黃虞稷曰厚字良載慈谿人舉明經官淮府長史與

李伯璵同編文翰類選大成學者稱坦庵先生

馬氏駢春秋探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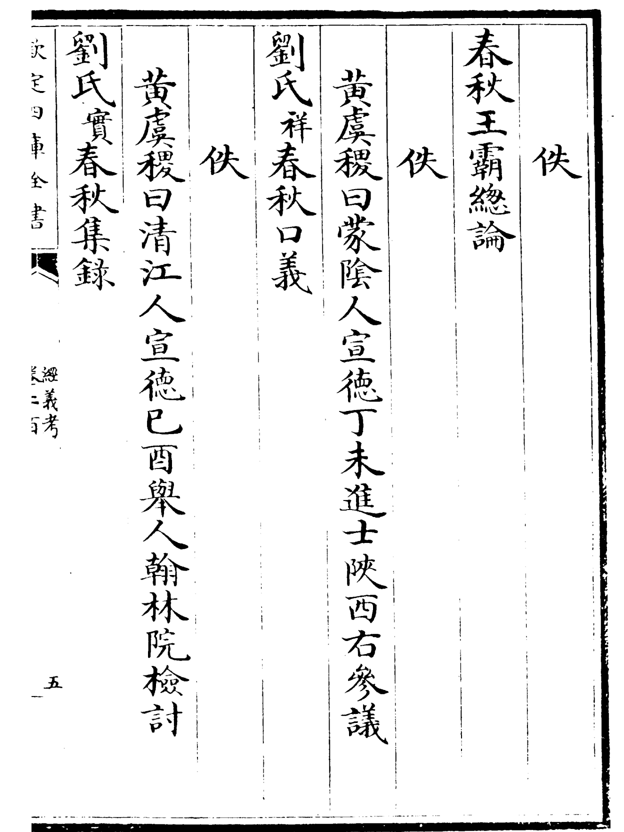
十四卷

存

按是書抄本無序其首卷書名曰揚州府學

生員馬駢未詳時代

李氏奈春秋管闚


佚
春秋王霸總論
佚
黃虞稷曰蒙陰人宣德丁未進士陝西右參議
劉氏祥春秋口義
佚
黃虞稷曰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翰林院檢討
劉氏實春秋集錄

十五卷

存

實自序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其道皆本諸天故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不過奉若天道而已非有所為也霸者則假此以行其私雖不能謂無功於時然皆有所為而為為而非本諸天者也蓋至是時天理民彝戓幾乎熄矣孔子假魯史而筆削之以寓王法以抑霸功以存中國之體復先生之治如斯焉耳故曰春秋天

子之事也迹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自日用彛倫之外大而天地四時微而昆蟲草木靡所不及噫非聖人其孰能修之故君子謂是書為百王之法度萬世之凖繩有志者誠不可以不學也自有是經以来釋之者衆其閒諸說亦云備矣但未有會而一之者胡氏之宏綱大領非不正也惜乎其為有宋高宗告而非為學者設則其於聖經筆削之旨豈能一一而盡之哉實不自揆輒取諸儒之說會輯成篇因名之曰

集録以便初學而非敢謂有所發明也

陸元輔曰實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南

雄知府

饒氏秉鑑春秋會傳

十五卷提要一卷

存

秉鑑自序曰春秋說者不一然得其事實之詳莫若

左氏得其筆削之旨莫若胡氏左氏事之案也所紀

多出舊史雖序事或泛然本末詳畧夫豈無所據哉胡氏經之斷也所論多主公穀雖立例不一然論據於理亦豈無所見哉是以我太宗文皇帝命集儒臣纂修春秋大全必以胡氏為主而引用諸儒傳注必以左氏為先蓋有由矣第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泛切之有不同胡氏或引其事而斷其義或斷其義而不書其事而詳略之有不一矧二傳各為一書似不相合故學者未易得其旨也予讀是

經有年乃忘其固陋竊取二傳合而編之於其詞泛而易重者則依廬陵李氏會通以少裁之詞略而未備者則取公羊穀梁傳義以少補之然後棻與斷相合事與理俱明而一經之旨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因目之曰春秋會傳雖曰沿經引注非有所補益然初學之者得少便於講習不亦淺之為助者與

何喬新志墓曰先生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麟角里初從監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羅濬受

尚書正統甲子領江西鄉薦兩試禮部俱名在乙榜景泰三年除肇慶府同知遷知廉州府歸建雯峰書院與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間著有春秋提要春秋會傳傳於世

葉氏萱春秋義

佚

陸元輔曰葉萱字廷懋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布政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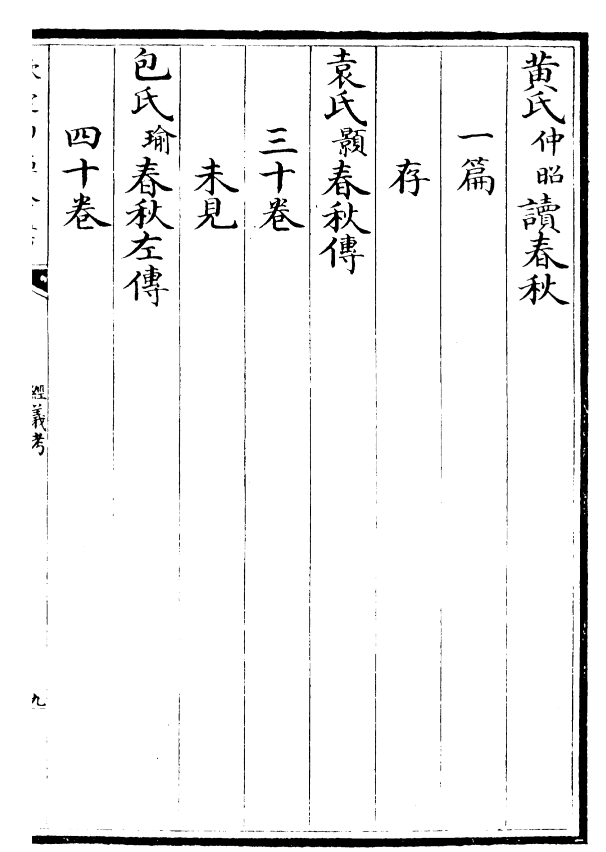
郭氏登春秋左傳直解

十二卷

未見

錢陸燦曰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土木之難以都督僉事守大同也先部擁上皇至城下登陴謝却之景泰間進封定襄伯上皇復辟謫戍甘肅成化初復爵卒贈侯謚忠武

陸元輔曰定襄以名將解左傳遠與杜武庫爭衡



黄氏仲昭讀春秋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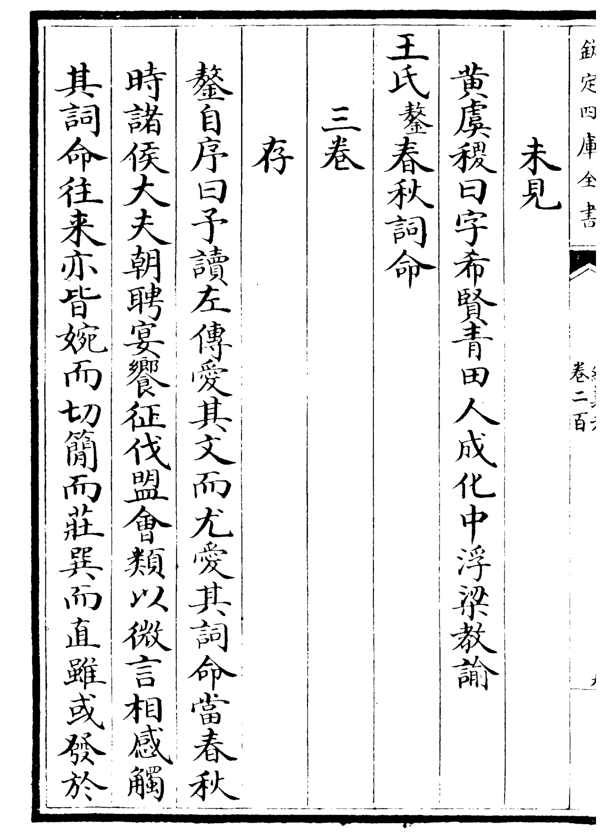
袁氏顥春秋傳

三十卷

未見

包氏瑜春秋左傳

四十卷



未見

黄虞稷曰字希賢青田人成化中浮梁教諭

王氏鏊春秋詞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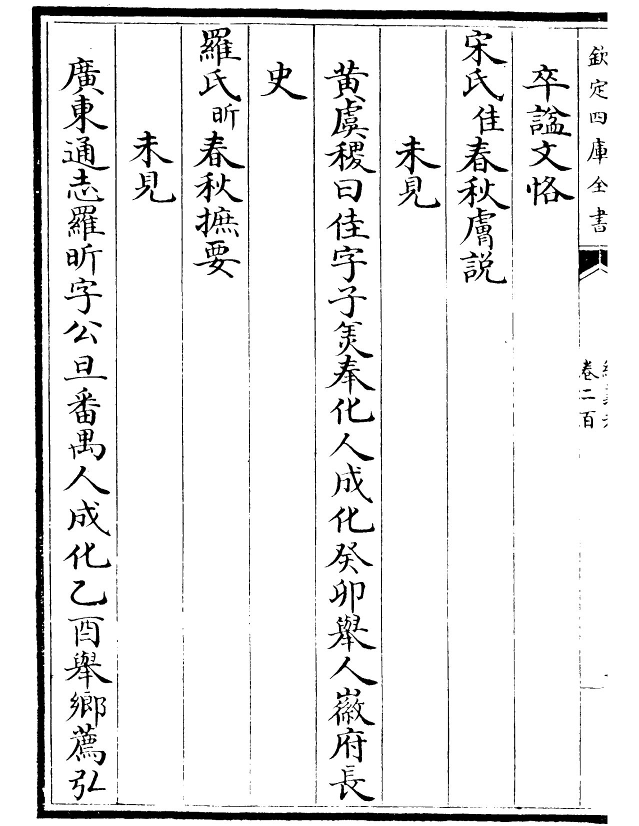
三卷

存

鏊自序曰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盟會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来亦皆婉而切簡而莊巽而直雖或發於

感憤然猶壯而不激屈而不撓詞窮矣然且文焉遁而飾僞而恭証而近正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謇吶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萃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錢陸燦曰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自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改武英殿致仕嘉靖初



卒謚文恪

宋氏佳春秋膚說

未見

黄虞稷曰佳字子戻奉化人成化癸卯舉人嶶府長

史

羅氏昕春秋撫要

未見

廣東通志羅昕字公旦番禺人成化乙酉舉鄉薦弘

治閒累遷貴州按察僉事

楊氏循吉春秋經解摘錄

一卷

佚

錢陸燦曰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善病年三十有一致仕八十九自爲壙志而卒

吳氏廷舉春秋繁露節解

四卷

未見

廣西通志吳廷舉字獻臣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邵氏寶左觿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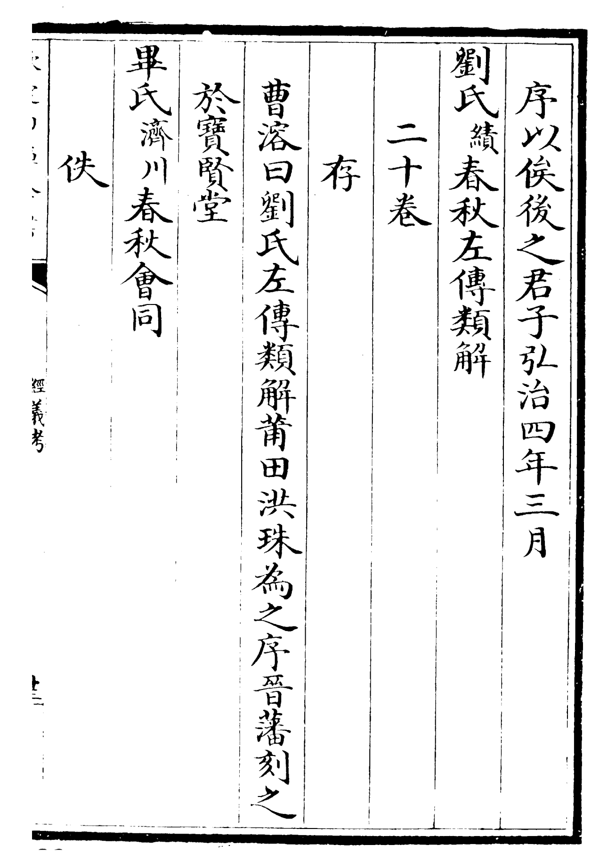
寶自序曰予昔讀左傳蓋志於求經故於其辭不求

甚解非不欲解也思之不得故遂已之嘗歎杜子美所謂讀書難字過者之不誣壬午夏仲暑雨連月齋居無事乃屬塾師高子明取而讀焉予隱几聽之遇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横推度往往有得得輒呼筆記之於簡是秋讀畢叙録成帙凡若干條疎陋之見不知與丘明之意果有得與否也名之曰左觽俾里塾藏之觽解結之具也

桑氏悅春秋集傳

未見

悅序畧曰傳春秋者不一家近世多宗胡氏發明聖人褒貶之㫖不為不多但病其議論翻覆文致成章又當宋髙宗南渡之時欲輸忠藎於章句之閒故於復讎處言之微有過當有非萬世之通論悅不自揣量因取胡傳删之擇取諸家之平順者補其闕畧間有一得之愚亦附見其中名曰春秋集傳薄宦代耕奔走南北凡十易寒暑始克成編傳總若干言為之



序以俟後之君子弘治四年三月

劉氏續春秋左傳類解

二十卷

存

曹溶曰劉氏左傳類解莆田洪珠為之序晉藩刻之

於寶賢堂

畢氏濟川春秋會同

佚

廣信府志濟川貴谿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翰林編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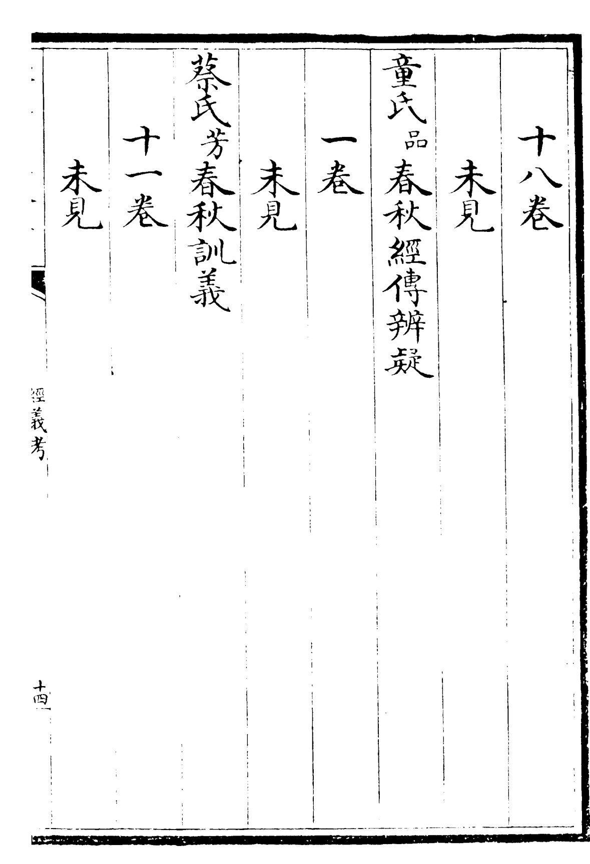
席氏書元山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姓譜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由剡城知縣累遷兵部右侍郎以議大禮陞禮部尚書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

胡氏世寧春秋志疑


十八卷

未見

童氏品春秋經傳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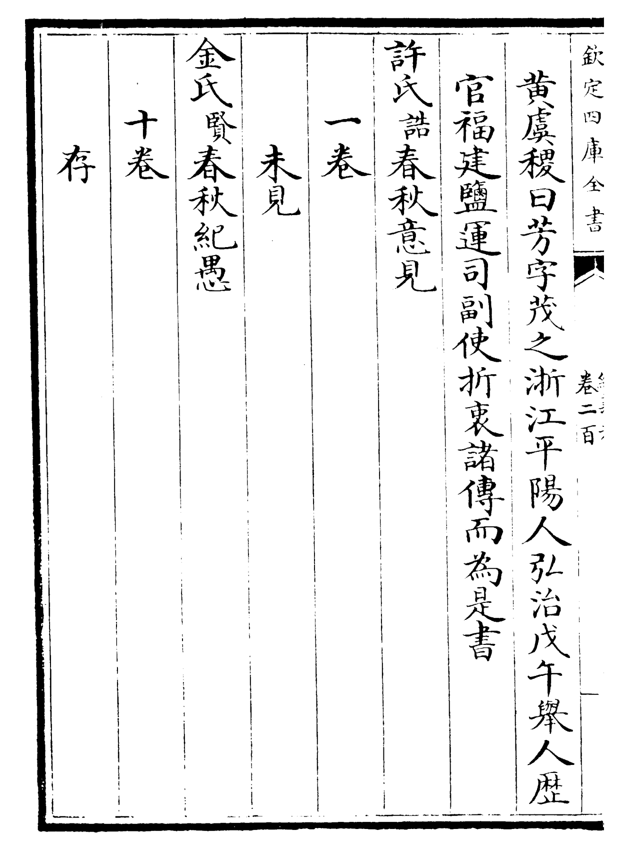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蔡氏芳春秋訓義

十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芳字茂之浙江平陽人弘治戊午舉人歷官福建鹽運司副使折衷諸傳而為是書

許氏誥春秋意見

一卷

未見

金氏賢春秋紀愚

十卷

存

顧璘曰金子潛心春秋幾二十年凡先儒傳注無不考證而討論者故比事甚廣析義甚精其發凡指意或執經以闡義或反傳以補編或稽實以明疑或裁道以正謬陳之則皦然易見舉之則坦然可行杜氏所謂優柔厭飫怡然理順者也其子大車所叙新義數十尤發前傳之所未發

賢自序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

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遷之言蓋本諸此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而遺法尚存是以禮樂征伐猶或有自天子出者及齊桓主霸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羣臣主盟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陽貨作亂季斯見囚而禮樂征伐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夫子之深憂而經不容以不作矣若夫誅亂臣討賊子嚴内外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

臣貴王賤霸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此類是也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于臣而書國蔡昭弑于臣而書殺晉昭徵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狥乎衆見程子所謂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此類是也夫其炳如日星者衆人可得而知矣其時

措從宜者非深於道者孰能識之哉夫春秋感麟而作爲託始於隱公元年邪蓋以隱攝之初正雅亡之時也雅亡則王法弛矣故作春秋以寓王法使爲善者於焉而取則爲惡者於焉而知懼誠經世之大典百王之大法也故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正謂此耳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詳於事公穀深於理而又發揮於諸儒大備於文定春秋有傳矣紀愚

何為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以盡採今夫水魚鼈生焉而漁者不能以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是以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之所以作也其有未盡者别為或問於後愚也固陋淺薄安敢擬於諸傳亦以識其所得而已矣

黄虞稷曰金賢字士希江寧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給事中以忤劉瑾出為大名知府徙延平請老歸嘗曰

聖人精蘊盡於易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説研究異同發所未發成紀愚十卷

徐氏泰春秋鄙見

佚

俞汝言曰豐崖徐氏海鹽人弘治甲子舉人光澤知縣

湛氏若水春秋正傳

三十七卷

存

若水自序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經識其大者也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也謂聖人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為魯史之文哉惟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多相沿襲於義例之文而不知義例

非聖人立公穀之厲階也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巳見臆說而汨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於是取諸家之說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芟其繁蕪以不汨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證諸傳之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

也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

高簡序曰春秋正傳之作其有憂乎昔者仲尼慨道不行於天下而文武之法廢是故援魯史而直書使後之觀之者得考其善惡是非以為永鑒其為心固渾乎其天而皎乎其日月也乃義例興而諸傳出焉春秋之學殆若法家者流鍛鍊刻深而莫知所紀極也間有明焉者則又通諸此而彼或窒焉至於所謂

進退予奪之類以為盡由孔子害義尤甚故眉山蘇氏不得其說而強歸諸魯其亦覺乎此矣甘泉先生憂聖人之心之弗明也乃即其書法而表章之一本諸孟子正諸傳之誤兼采其長以其灑然平易之心而契之故聖人取義之志躍如於前而不可掩諸儒非不有其心也而義例拘焉或有非聖人之義者矣簡得先生所述而讀之始覺吾心豁然開朗絶無瑕翳爰與同門江都沈汝淵氏參詳讐校而下莱者亦

先生門人遂捐貲刻之以傳

劉氏節春秋列傳

五卷

存

丘九仞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人臣之賢否得失詳矣然事以附年年以附國未及夫人爲之傳也至子長史記則稍爲之傳矣未之能詳也自是古史諸書亦踵爲之大率子長之緒餘耳獨鄭樵氏通

志始為加詳然亦未盡也況繁蕪冗穢紀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雜寓言以淆眞實甚者齊宋大國闊略無徵柳下百里之賢特以附見其繆陋可見矣今觀梅國劉公之為是書本之左氏參之國語兼采夫先秦兩漢諸書互相考訂該括不遺凡其善可師其惡可鑒與夫一言一行之微茍可以風天下示來世者莫不昭然可指其事核其文蔚千載之下使人企跡先民若將物色髣髴而歆畏存焉其著述之

功眞足以補史氏所未及矣

潘榛序曰列傳之體創自太史氏然春秋大夫自管晏伍胥而外無與焉他亡論矣如柳下惠臧文仲子産子文百里狐趙諸人豈即減於管晏者而槩不爲傳得無疎乎或曰左氏傳之已詳然左氏編年爲例杜元凱以爲必原始要終優柔饜飫然後爲得則亦安能使學之者盡如彼其癖也余弱冠受左氏逮强仕猶未得其要領守廬之暇得劉君所謂春秋列傳

讀而心好之顧是書歲久譌亂於是更爲繕寫梓既成進諸生而語之曰古者稱謂或以名或以字或以爵或以封邑讀者不悉心考之茫然莫解讀此傳而諸人履歷可不爽也又諸人事錯見於傳左氏每一事輒附以君子之評褒貶未歸於一讀此傳則生平畢備以定褒貶可無失也又諸國散亂無統興亡之故漫焉難考讀此傳則國之興以若而人廢以若而人其間政治得失風俗好尚可統觀也諸生唯唯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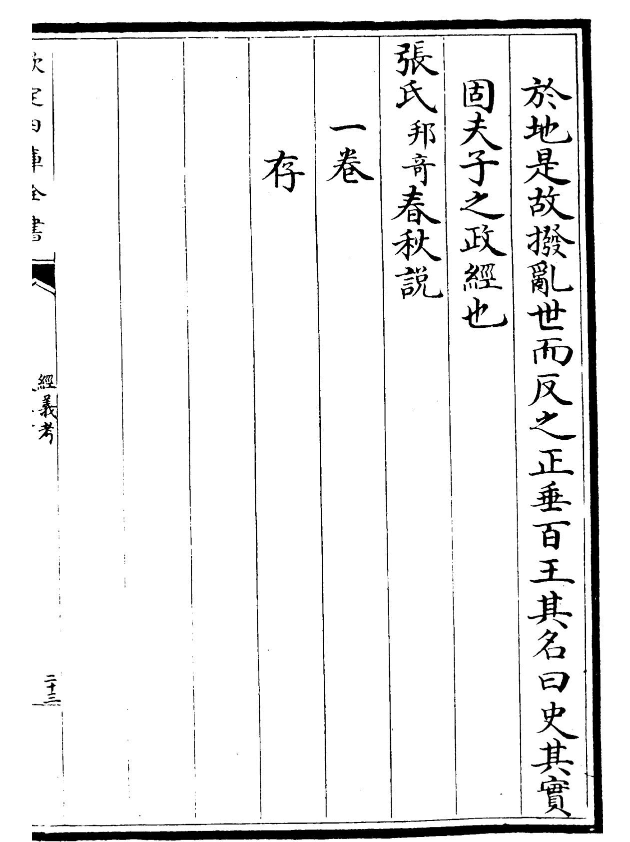
書之簡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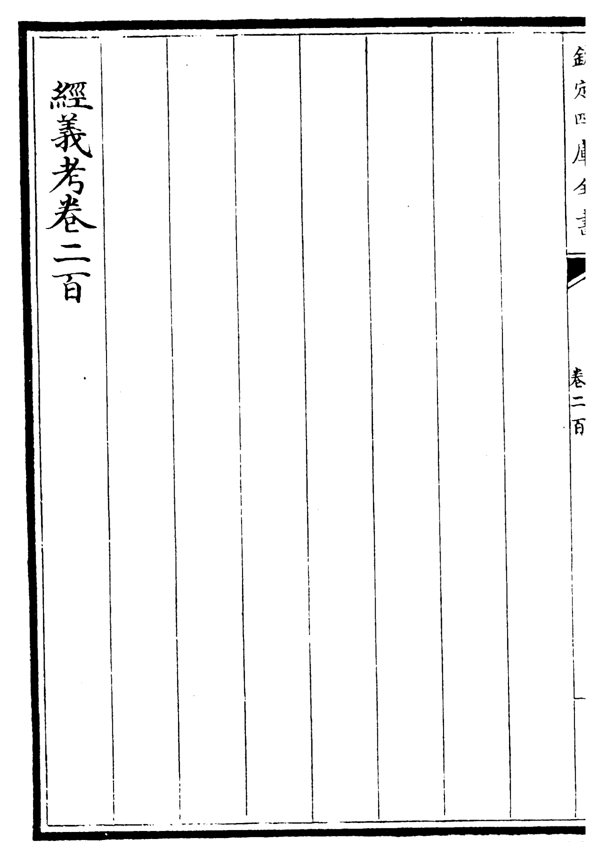
魏氏校春秋經世書

二卷

存

校自序曰春秋魯之策書也其法受之周公自伯禽撫封於魯迄於頃公而魯亡者國史舊文也斷自隱公為始絶筆於獲麟此則孔子所修後世尊而為經者也孔子所為修春秋者明王不興三綱五常大墜


於地是故撥亂世而反之正垂百王其名曰史其實
固夫子之政經也
張氏邦奇春秋說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